

你在非洲 打上一个中国结

□犁夫

思念拉成的网
再长
也长不过云端
再宽
也宽不过海岸线
但我还是用这张密密的网
网住非洲流动的云
网住萦绕在心头的思念

儿子
妈妈心头的惦记
暴风吹不散
妈妈心头的海
会在年夜夜
泛起滔天巨澜
我用祈祷
铺成吉祥
我用祝福
链接平坦
儿子
你就在非洲
打一个中国结吧
就地过年

疫情
是这样的严酷
你柔弱的双肩
压着千钧重担
是历练
也是考验
儿子
妈妈包了饺子
是家乡的酸菜馅
里面包着乡情
包着家因
那枚硬币
就在饺子里面

儿子
北方的雪化了
已经到了春天
在高原
我守望着头顶的云
憧憬着明天
我站在华夏第一村
想着你的诗和远方
想着北京的航空航天
此刻
中国的鞭炮
正在点燃
为牛年祝贺
为华夏腾飞呐喊

儿子
我还留着你出国时的日历
那个日子
那个时候
等着你回来
补上你缺席的这些天
时光在指尖上徘徊
往事在心底留恋
妈妈买的年货
肘子,酱牛肉,华子鱼
全都冷冻在冰箱里面
我没有杀那只攒好的公鸡
妈妈还准备
把鸡大腿夹进你的饭碗
妈妈愿意看你小时候
吃得那样香甜

就地过年
儿子
教汉的花灯已经点上
妈妈也精心打扮了一番
爸爸温热了那壶老酒
门楣上贴好了红红的春联
鞭炮响起
让我们共同举杯
庆贺新年

诗塞
境外

那一片金黄

□郑茂文

那一片金黄 向着太阳
那一片金黄 是正能量的释放
那一片金黄 长满我的梦想
那一片金黄 鼓满我博爱的胸膛

勇向前的路 满脸的沧桑
有一颗种子
孕育着仁爱的志向
包含着花蕾
绽放太阳的芬芳

那一片金黄 茁壮成长
那一片金黄 是励志的磁场
那一片金黄 给我攀登的力量
那一片金黄 让我探索坚定信心

迎着凛冽的风 坚毅的目光
有一颗种子
孕育着仁爱的志向
包含着花蕾
绽放太阳的芬芳

歌词

□刘流

年,看不见摸不着,但年有味。

在乡下,一进腊月,喝过腊八粥,年的味儿,就像抖开的画轴,渐次铺陈。譬如,孩子开始穿上红红绿绿鲜艳的衣裳,叼着一串冰糖葫芦,去村前的小河,挥鞭打杂儿,往下游滑冰车,或者,跑到路边燃放爆竹;走近村庄,会听到鞭炮的炸响,会看到,鞭炮炸碎的纸屑、硝烟,刺穿炊烟、穿过树梢,像鱼儿,窜上水面,在吐泡泡;一两声猪咽气前尖锐的嘶叫,让山村不再静谧;有一两阵锣鼓的余音,从梁前堡后袅袅传来,那是准备正月露脸的秧歌在破土萌芽;有些性急的人家,则在门前、檐下,挂出了西瓜一般圆硕、灼红的灯笼。

年味,还在欢欣鼓舞的童谣里,摇头晃脑: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窗户;二十六,炖炖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儿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晚上熬通宵……

那些年,我读初中、高中,正是时不我待的金色年华。过了贪玩的阶段,自己要眼睛有活儿,奶奶也余太君一样,威严地指挥着我们这些小将,干东干西。

后来,约定俗成,每每临年,我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水缸要挑满水。

二是帮着扫房。

水主财,贮满水缸,相当于财归聚宝盆。想想,正月初一到初五,不用外出挑着水桶讨水,这样的家庭,定然殷实、富足!

境由心造,这是一种意念。

如此,意念因因相袭,形成了习俗。我们小村四户人家,共用一口水井。水井深约两丈,蹲伏着一架轱辘,仿佛一座粗鄙、简陋的茅屋,环绕着一棵蓊郁古杏树的庇护。

岁尾年头,一口井,哪敌四户八只水桶的“轮番轰炸”?

只好掏井。秋尽冬初,找一个响晴的天气,我和哥哥,或者孔家老二。先将井水掏尽,摇着轱辘,一桶一桶,把水打上来,浇灌一边菜畦的小葱、韭菜或空地。之后,是我出

□韩有义

我喜欢书法,从小就喜欢,如今年纪大了,兴趣依然不减。昨天晚上,朋友告诉我,集宁有一个书法活动,想邀我参加。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现在的交通方便了,从呼市回集宁,坐高铁也就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而且价格便宜,有开汽车缴过路费的钱就足够了。

今天,我起了个大早,粗略收拾了一下,提了个便携式挎包,就直奔公交站等车。走得急忘带手机了,又返回去取了一趟,如今出门,忘什么也不能忘了手机!

已是晚秋时节,风一吹,不时有枯叶飘落,身上就感觉到了阵阵凉意。我一边活动筋骨,一边环顾四周,车辆行人川流不息,道路两旁的柳树枝条轻舞、柳叶泛黄,杨树的枯枝败叶不时从树上落下。

有两片比我巴掌还大的杨树叶飘飘摇摇地落在我面前的柏油路上,经过车轮的碾压,愈发清晰地显露出了它的叶脉,我顿觉眼前一亮,竟像发现了宝贝一样,眯了个没有汽车的空档,跑过去把那两片落叶捡了起来。其中的一片已经有些残损了,另一片却很完整,边缘褐红,渐次金黄,一根根粗粗细细的叶脉清清楚楚,举起来看,薄薄得竟像蜻蜓的翅膀,又像是一把浑然天成的袖珍小扇。我用手轻轻捏着这件艺术品,左转转右转转,左看看右看看,越看越喜欢。我拉开挎包拉链,把它小心翼翼地夹在我随身带着的一本杂志当中。

83路公交车来了,是两辆紧挨着的,都停在了马路对面的公交站上,我们这边却连车辆的影子也不见。看看手机,离开车不到一小时了。怕误车,我决定不等公交了,改坐出租车。我不停地朝迎面驶来的出租车招手,大多有载客,偶尔有辆空车也不停。开始不解,后来想,人家兴许是那种有预约的滴滴打车吧,这个咱不会操作,这会儿只能干着急了。

还好,有辆出租车打了转向灯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我急忙拉开车门钻进去。出租车刚刚启动,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声嘶力竭地大声在喊。我从倒车镜看去,是一位六十上下的乡下老汉提着大包小包跌跌撞撞地在追喊。我对司机师傅说:“看他那着急慌忙的模样,一准也是我

忙年趣事

征。穿一双高勒水靴,踩着石砌井壁的空隙,忐忑着,到井底,往水桶里挖泥。一直淤到泥掏净,井底坚实,井泉像睡醒了一样奔涌不息,我再循着井壁攀上去。彼时,湿漉漉的我往住像一棵甫一出水的海带。

有一年,是我自己掏的井。先打水,再如履薄冰下井,挖泥,装桶,再攀上井壁。如此,循环往复,耗去一个下午,直至井泉喷涌。

掏好的井,一年内不会干涸。我家的大缸,伫立在灶间东西两壁,粗壮,敦实,让人不由想起庙上的护法神。大缸名副其实,每个至少盛得下五百斤水。这样,按一担水五十斤计,每个缸就得十担水。

我个子矮,挑起两个水桶,难免吃力,喘,汗水飞溅,让人想到小马拉大车。尤其是,爷爷生前懂一些风水,我家门前是一级一级向上的石砌台阶,就像如今高耸在台阶之上的政府机关,或者,水面上人工垒出的一串脚踏石。于是,走下好似搭秧木一级比一级矮的台阶,穿过巍峨的门楼,走上沟边的小路,向西绕行三百米,才是那株标志着有一座果园的古杏树,是那有着甘冽水源的水井。

远道无轻载,十几岁的小男孩,挑着沉甸甸的水桶颤悠悠走来,走上台阶,双腿岂不打颤?

我倔,开始满桶。后来一桶少过一桶,每口缸,要至少担十二担水。冬天天短,待两个大缸水满,在暮色的清辉下波光潋滟,不长不短,整好用去一天时间。

扫房,在南方叫“掸尘”。光阴逝去,但光阴也在留恋着温情的人寰,它以尘埃的形态固守着回忆的自己。这些尘埃都要扫去,好让新的光阴下榻。要备一把鸡毛掸子,两把笤帚,一把漫扫臂力所及的墙壁,一把捆绑在长杆上,对着顶棚等高处,轮番“扫射”。房屋的每一个角落被仔细收拾妥当。扫去的是积淀的尘埃,那些老旧的光阴落在墙上屋脊,被轻轻掸去,俨然一张张被撕去的日历。这些珍贵而又庸常的时光,总是那么容易被拂拭而去。

也许,老人会在孩童们嬉闹的身影中看到,日子就这么灰尘一般被轻轻地擦拭了。尽管有些不情愿,袅

袅的余音一样,依赖在人们不曾留意的一隅。好在,还有光阴,如汨汨的流水一样过来,平复我们黯然的心怀。也许,按照时令过下来的日子,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充满着忧伤。我们扫除,就是希望那些灰尘一样的日子,带着一年来的不安与困顿一起被清扫出去,在除旧迎新的希望里迎接来新的轮回。后来,读到一首清人的诗:“茅舍春回事事欢,屋尘收拾号除残。太平甲子非容易,新历颁来仔细看。”

洒扫一年的尘埃哪里那么简单,日子的艰辛又何必那屋上的浮尘那么单薄。

那时,家家住得土坯房,清扫灰尘,是为的将房屋用废旧报纸张贴得焕然一新,如同新房。旧瓶装新酒也好,常换常新也要,糊屋子,就是往墙壁上、顶棚上粘报纸,是要手艺。要提前打好糨子,备好刷子,裁好报纸,从火炕一面与顶棚距离短的地方糊起,先是顶棚,后是墙壁,按部就班,把报纸像拼图一般,一张张铺排。糨子要刷得均匀,不薄不厚。糊顶棚时,还要辅助一把笤帚,这边一贴,那边笤帚到了,一按,一扫,妥帖。等到炕下的地面部分,就要摘下两块门板,搭在倚在墙边的躺柜与火炕之间,继续张贴。这样,两个人,一间屋,一天完活儿……

过年期间,有很多讲究。一进腊月,腊八那天,奶奶就郑重地说,新年不许生气,不许吵架,要乐乐呵呵。这管着一年行好运呢!在整个腊月、正月,奶奶都是带头,笑容可掬,不和家人生气。

爷爷歿世早,奶奶是一家之主,但她脾气暴躁,有一年秋天,我们几个熊孩子跑进果园放野火,被奶奶拿一把笤帚追打得狼奔豕突。

如今,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好的习惯,一年十二个月,有两个月不生气、笑呵呵,其他的日子,还有端午、中秋等很多的节日,如果我们能做到不生气、笑呵呵,不就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和谐的社会吗?

炊乡
烟火土

□何君华

盼望着,盼望着,元旦来了。

元旦来了,寒假就来了,过年就不远了。鲁迅先生在《祝福》里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燃放爆竹是孩子们的最爱,吃一碗蘸红糖的新鲜豆腐脑也是颇惬意的事情,但我们最盼望的,还是吃红薯糖。

熬制红薯糖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往往要在灶房里待上一整天才能做成。灶膛里的木柴噼里啪啦地燃烧,大锅里的糖水扑噜扑噜地翻滚,我们眼巴巴地趴在灶台上盼着,随着水分不断蒸发,糖水逐渐变成红褐色,红薯糖终于熬制好了。整个过程总要花费八九个小时以上,实在是“慢工出细活”。



年是一条无尽的路

□徐玉向

我总以为,年是一条无尽的路。没有人寻到它的起点,也没有人能看见它的终点。它不完全属于空间,也不能完全归结于时间。年,只是地球上人的叫法,在外星及宇宙,它又是什么呢?

人们经历的每个年都不会重复,每一个人的年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一条路不会相同,我们每一个人的路也不尽相同。

儿时的年,只有欢乐。从腊月下旬开始,灶台就一直没有闲下来。蒸馒头、炸圆子、炸鞭炮、炸麻叶子,熬糖稀做米花糖,腌猪肉,灌腊肠……巴头里装满馒头和豆沙包,大黄盆里堆满肉馅和萝卜馅的圆子,装面粉的袋子里全是麻叶子,就连挂着的簸箕也盛着馓子。年夜饭如流水一般从灶台都到了堂屋,饭后给长辈磕了头就能领到或多或少的压岁钱。从除夕一直到元宵,随处可以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冲天的烟花映红半边的夜空。元宵节晚上,村里一大群孩子拿着旧笤帚,或是用破布、塑料袋裹着稻草系在绳子一端,捡一处空旷之处,点着旧笤帚或破布,漫天舞起来,名曰丢火把。过了正月十五,年才算真正结束了。儿时年,总在我们期盼中匆匆而来,又匆匆地去。

少年的年,只有学习。每日清晨,一定是在母亲轻声呼唤中醒来。当母亲还在清扫庭院的时候,我们三下两下扒完桌上简单的早饭,挎上书包,迎着朝霞,冲向学校。小学时,村子里年纪相仿的伙伴,在同一个班里成了学习上的竞争对手。中学时,村子之外更大地域范围的同龄人聚在一个窗下,又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拼搏。每过一年,学龄就跳上一格,从汉语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开始,一路走向高考。成绩单上的分数,是少年过年时最不堪提及的事情,它仿佛农民田里的庄稼收成,仿佛是工人车间里的成品数量,仿佛是商人店铺售卖后的销售利润。

青年的年,只有拼搏。有的人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有的人大学毕业后继续读研深造,还有的高中毕业就要谋生。运气好一些的,在家乡找一份安稳的工作,顺利地结婚生子。更多的是随着打工的人群,辗转到几千里几千里的异乡。用青春和汗水,为一座座陌生的城市建设贡献自己力量的同时,也为自己期待的人生寻找出路,心底藏着一个希望,明年一定会好过今年。在月明风清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医院打吊瓶一个人对着天花板发呆的时候,在一场团建大餐之后孤零零的梦里,故乡的身影显得格外亲切。青年的年,得与家人团聚的日子,仅仅是365天里

不过“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大火熬制一整天的红薯糖香甜可口,不仅可以直接用筷子蘸着吃,也可以用来滚糖粑,还可以用来做芝麻糖,而它们的甜味总是让我们无法抵挡。

是的,小时候过年,年货都是父母亲手一样一样备齐的。等年货备齐,我们穿上新衣,再踩着凳子贴上“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红对联,年真的就来了。一如王安石《元日》诗里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如今,我已多年未回故乡过年,但记忆里关于新年的味道却从未远去。只要新年临近,那童年里香甜的味道就会像万物一样复苏,从遥远的地方飘来,抵达一个游子的心灵最深处。

茶私
舍语

即景

廖逸兰 摄

的一个小小零头。

中年的年,只有责任。中年,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挑着一副担子赶路的人。中年的年,仅仅是路边的一块石头,当你休息够后再抬腿上路的一刹那,石头表面残留的体温也会立刻随风而去。

老年的年,只有眷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孟德的这句诗中蕴含着多少老人的无奈。“过一个年就少一个年”,则是大多数老年人内心极不愿提及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祖先们踏着年来,又随着年离去,把一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路留给我们。一个人,从呱呱坠地便进入了年的算计,进入它早已设定的轨迹,直至白发苍苍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人们仍义无反顾地沿着祖先们留下的足迹悠悠前行,哪怕,路的尽头是远古的洪荒。

被年算计的,不仅仅是人类,但凡地球上的一切,无论是山川河海,也不论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无不按年的轨道在运转。只不过,有的是一年,有的几十年,几百年,千年万年,还有的自地球诞生一路相伴。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是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的名句,意思是说人在天地之间就像蜉蝣一样渺小。蜉蝣为什么渺小?资料显示,它是已知地球上寿命最短的昆虫,也是地球上尚存不多的最原始飞虫。它必须保持卵生状态2年左右,在漫长的2年期间会经历数十次的蜕化,最终才能破茧成虫子。然而,它的成虫只能存活1天。蜉蝣唯一的1天生命却是用来繁殖,为了它种族的传宗接代。它的成虫仅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交尾,雌性成虫产卵之后就是凄然死亡。如果你的生命只有1天,你会做什么呢?

地球上最古老的,现在在确切年龄的岩石是“阿卡斯塔”片麻岩,年龄40亿岁。如果你的生命有40亿年,你会做什么呢?

2010年,一位科学家在深海中发现一种新型生物灯塔水母。报道中称这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能从成熟期“退化”到幼年期,然后再成长一次的生物,并且这种循环可以无数次使用,这也意味着如果不受外界影响,它能长生不死直到地球末日。如果你的生命也会长生不老,你会做什么呢?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远的年,让人留恋,未来的年,则让人期盼。行住坐卧间,在远行的路上,风景这边独好。

风且
吟听

北国风光

黎
怀
语
怀